

## 杰出的现代作家老舍

发布日期：2008-05-19 作者：关纪新

【打印文章】

老舍（1899—1966），原名舒庆春，字舍予，笔名老舍。北京人，出身于正红旗满族。

他出生于清末“多事之秋”的戊戌年年底。家境贫寒。父亲舒永寿，是一名守卫京师皇城的正红旗护军甲兵<sup>①</sup>，1900年，在抗拒八国联军入侵首都的战役中，阵亡殉国。在城陷之后，侵略军疯狂抢劫城中的每条胡同，刚满一岁半的老舍，也险些丧生于强盗的刺刀之下。

作家的童年极其惨淡。寡母马氏独力支撑着一家四口的生计，为了养活身边的子女，她终日不停地给人家缝洗衣服，或到学校当杂役。母亲不仅把吃苦耐劳的精神传给了孩子，年幼的老舍，还从她那里学到了满族贫民爱生活、讲清洁、守秩序的传统性格。老舍最难忘的，是母亲时常带他去给为国捐躯的父亲上坟，也把父亲怎样战死、八国联军怎样屠城和抢劫，讲给他听。他的幼小心灵里，渐渐体会到了父辈至死不渝的爱国情愫，把“爱咱们的国”，认定为人生的要务。

家贫，使他难以适龄入学。幸好有位乐善好施的旗人贵族，向他提供了求学的资助。从读改良私塾，到公立小学和初中，再到师范学校，老舍始终学习勤奋，成绩优异。上学期间，老舍还不断从京城的旗人文化圈内获取艺术滋养，为日后习文打下扎实的俗文艺基础。19岁师范毕业，他被任命为小学校长，其后，“五四”运动爆发，老舍虽未参与具体行动，时代倡导的反帝爱国精神和反封建意识，却在其心中唤起积极回应。此后，他作过劝学员及中学教员，并且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。

1924年，经引荐，老舍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中文教师，并在那里连续工作了5年。去英国之前，他曾不经意地发表过三两篇诗歌和小说，可从未设想过自己会成为文学作家。到英国后，为学习英文，大量阅读了狄更斯等名家作品，萌发起也要“写着玩玩”<sup>②</sup>的念头。于是，长篇小说《老张的哲学》和《赵子曰》相继出手。两部作品，都以作者熟悉的北京生活为题材。前者描写了身兼商人、教员和军人的市俗老张，为满足金钱占有欲，活活拆散两对热恋青年的悲剧故事；后者，则状写了北京城里大学生们的众生相，其中既有浑浑噩噩、整日胡混者，又有天良泯灭、为非作歹者，也有立志上进、舍身济世者。上海的《小说月报》及时地登出了《老张的哲学》和《赵子曰》，远在英伦的年轻小说家老舍，得到国内文坛上下的关注与好评。茅盾读过老舍的这类早期创作，曾指出：“在老舍先生嘻笑唾骂的笔墨后边，我感到了他对于生活的态度的严肃，他的正义感和温暖的心，以及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。”<sup>③</sup>作者初涉写作，技巧上欠讲究，加之创作目的不够严谨，这两部作品的不足也显得比较突出，小说在情节铺展上缺乏能动控制，笔墨过于放任恣肆，插科打诨过度，有“幽默冲淡了正义感”<sup>④</sup>的倾向。即便如此，作者在创作起步阶段表现出的某些特点，譬如：擅于运用俗白而富有生活情趣的北京地方语言写作，敏于描绘北京的风光、习俗及人物个性，敢于以喜剧风格来演示悲剧故事，等等，都教文坛感受到了缕缕新气息。这些特点的形成，与老舍自幼濡染着的京城满族文化分不开。清初以来近300年，大批满洲旗人屯居京城，他们在由满族母语改操汉语之后，培养起了对北京话切磋玩味的普遍嗜好，从《红楼梦》作者曹雪芹（隶满洲内务府正白旗），到《儿女英雄传》作者文康（隶满洲镶红旗），都是这种语言造诣的典范体现者，老舍是该传统的现代继承人；而长久以来，八旗下层官兵为艰辛生计所折磨，也使他们逐渐养成了在悲剧命运之下讨取生活乐趣的习性，为生成一种“泪中含笑”的民族审美趋向，创造了社会与文化条件。

《二马》，是老舍在英国教书期间完成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。作品讲述了来自文明古邦的中国人马氏父子，在英国——这个二十世纪早期全球最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度——饶有意味的一段生活经历。《二马》是老舍创作走向成功的标志，它将出身于不同国家、不同社会文化氛围的中国人和英国人的性格，做了生动、精彩的比照，不但对东方封建主义思想观念的颀颀可悲，做了深刻揭露，也对西方人所持有的顽固的种族偏见，进行了无情的嘲弄，而对中、英两国各自民族精神中的优长，则给予客观评价。这部小说，把此前两部作品中已初见端倪的反思民族文化的题旨，引向了较深的层面，老舍扬起思想启蒙的文学旗帜，在此后长时期，坚持利用“文化小说”从事“批判国民性”的工作。作家在《二马》中写道：“民族要是老了，人人生下来就是‘出窝儿老’。出窝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！一国要是有这么四万万万个出窝老，这个国家便越来越老，直到老得爬也爬不动，便一声不吭的呜乎哀哉了！”堪称振聋发聩、醍醐灌顶之见。

自中国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出现以后，先是短篇小说和新诗占领了文学的前沿阵地，报告了新文学的破晓，而长篇小说体裁则是迟至二十年代后期，才次第显露出创作实力的。老舍的上述三部作品，一向被列入“五四”之后首批涌现的优秀长篇小说实绩之内。老舍之所以能达到这一历史定位，也是借助了本民族文学传统的强大推力，清中期以后，在中国长篇小说创作领域，连续出现过满洲旗人曹

雪芹的《红楼梦》、文康的《儿女英雄传》、云槎外史（西林春，亦即顾太清）的《红楼梦影》等作品，均可视为近现代长篇小说的引路之作。老舍沿着民族文学的既定道路前行，将新世纪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，辐射到同一体裁的创作活动中，诚属一种顺理成章的艺术作为。

1929年，老舍告别欧洲而东归。途中在新加坡逗留近5个月，边工作，边动笔写第四部长篇小说《小坡的生日》。这是一部幻想色彩很浓的作品，讲述了生长在新加坡的华侨儿童小坡，和一群来自亚洲不同国家的移民子弟，在现实中相互友爱、在梦境里共同抗敌的有趣故事。作者坦露了向往世间各民族跨越社会和文化藩篱，彼此尊重、和谐的心迹，也呼吁被压迫民族联合抗争共同迎接新时代。作为一位少数民族出身的作家，老舍的进步民族观，在这部作品里面得到了展示。

1930年初，老舍回到了无限思念的祖国，却陷入了对社会现实的忧思愤懑当中。国内第一次革命战争已告失败，军阀割据愈演愈烈，他所特别关切的京城满族同胞和各族百姓，生活凄惨之至。老舍于当年夏天，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文学教授，一年后，他围绕济南“五三”惨案，写了长篇小说《大明湖》。该书未出版，全部书稿即在上海“一·二八”事件中，被日本侵略军轰炸引燃的烈火所焚毁。1932年，心情极坏的作家，面对江河日下的国事，愤然写出了长篇小说《猫城记》。

这是一部寓言体文化讽刺小说。地球上的中国人“我”，乘朋友驾驶的飞机到火星探险，着陆时飞机失事，只剩“我”一人活着。在火星上的“猫人”国家里，“我”亲自观察了猫国病入膏肓的文化百态及社会情状，目睹了猫国在“矮人”国军队入侵下的亡国灭种经过。作者扭住文化衰败的主线，凸现了“文明”危机在国家与民族毁灭过程中的深刻影响，发出社会堕落势必导致国家灭亡的警号。小说以猫国故事讽喻当时的中国现实，借猫人中间惟一清醒者小蝎的话说：“糊涂是我们的致命伤……经济，政治，教育，军事等等足以亡国，但是大家糊涂足以亡种。”作品充斥着悲观情绪，而作家意欲表达的挽救式微文化和衰弱国家的强烈愿望，也很容易被读者体察。《猫城记》是老舍式文化启蒙主义创作的代表作之一。鲁迅之后，像老舍这样激烈而又硬切地批判国民劣根性的作家，并不很多。这部小说也有相当明显的缺陷，老舍向来以对文化的审视见长，却钝于政治思考，《猫城记》把几乎一切的社会演变，都归结为文化使然，结果也就难免要步入“文化决定论”认识误区；小说中间有几处涉及政党政治的地方，不仅叫人感到扑朔迷离，也暴露出作者当时政治态度的幼稚和不足取。辛亥革命后，包括老舍在内的满族知识分子，囿于社会政治对满族的笼统排斥，对各类的政治及政党采取消极回避的态度，他们“总是以独立不倚……相勉”，也染上了“孤芳自赏，轻视政治”的弊病<sup>⑤</sup>。另外，写作《猫城记》时，作者因过于苦闷，偏离了已获得的成功经验，放弃了幽默平和的写人叙事风格以及绘写人物形象的技巧，把小说写成了一味议论和骂世的作品。尽管小说有这些失误，它仍在老舍写作中间占有比较突出的位置，为作家后来渐渐形成幻灭性社会文化悲剧的创作范式，提供了有益的经验。

老舍冷静地思考了《猫城记》的写作得失，对其后的创作风格、题材做了自觉选择。幽默本是他在满族民间文化中获取的艺术天性，初期作品将幽默风格下意识地发挥到了失控的地步，引起一些批评是自然的，但是，像《猫城记》那样执意远离幽默，势必掩盖作家的写作优势，也要导致艺术的失利。他决计回归幽默，并且提醒自己把幽默看住了。老舍又认识到：“这回还得求助于北平。北平是我的老家，一想起这两个字就立刻有几百尺‘故都景象’在心中开映。”<sup>⑥</sup>只有以北平为题材背景，他才能最大限度地挖掘生活积累。1934年，他依据上述选择，完成了长篇小说《离婚》。作品通过对民国前期北平城某财务所几个小科员家庭故事的叙述，展现了市民阶层“日常生活哲学”的精细与酸腐，以及其间种种灰色人生的无奈和熬煎，也鞭挞了社会政治的黑暗、官僚机构的败坏。北平中下层封建保守的市民文化，是《离婚》针砭的对象。这部作品，在艺术上获得了全面的成功。小说处处洋溢幽默气氛，却没有一笔无谓的招笑，作者围绕批判市民社会苟且人生的题旨，放眼现实中各种关联本质的事件、矛盾，开凿内在的喜剧因素。《离婚》用大量幽默笔调写出来了令人慨叹的人生结局，幽默未了即悲从中来，强化了作品的感染力。这种独属于老舍的笑中含泪、泪里带笑的喜悲剧艺术风格，就此被基本确立下来。

《牛天赐传》是继《离婚》之后发表的一部长篇，讲述了一个“没有准家准姓准名”的路边弃婴，被牛氏家庭收养长大，一步步地得到家庭、社会文化熏陶，终于模塑出典型“国人”性格的过程。作品在省视市民社会陈旧文化心态的主题方面，在以幽默格调写灰色人生故事方面，都可看作是《离婚》的姊妹篇。

老舍的小说创作是由写长篇起家的，在相当久的时间里，他对写中短篇不感兴趣。30年代初，国内刊物激增，面向他的稿约也激增。为了不让教学工作受到妨碍，老舍“由靠背戏改唱短打”，也时不时地创作一些中短篇小说。从1934年到1937年，老舍乔居青岛，先在山东大学任教，后改为专门写作。他一生中写下的中短篇小说，大部分都创作于济南和青岛。这些作品题材开阔，描绘下层市民的生活画面，在其中为数最多，农村或都市上层社会生活，也偶有反映。从老舍这一时期数十篇中短篇小说中，络绎走来的，有包括车夫、巡警、商人、教员、花匠、石匠、拳师、男女学生、小职员、大学教授、科技专门家、中小官僚、社会闲杂人员、暗娼、溃兵、卖卜者、艺人、青年革命者、小地主、乡间悍妇、洋奴等在内的形形色色人物形象。作者有意要把他所注意到的世相百态，一一提请读者观摩。

关注古国“老”民族的精神蜕变，是这些中短篇小说的首要主题。三十年代前中期，是中国社会从既有混乱走向新混乱、世道丧失运作章法的阶段。老舍对世风的恶化倍感痛心，以多重视角，描绘国民精神溃瘍面的持续蔓延，及其人们道德心理的递嬗。在《五七》、《柳家大院》、《且说屋里》、《哀启》等作品里，叙写一部分中国人，要么利用洋人势力欺侮同胞，要么张惶地避让外寇锋芒，他们已经连起码的爱国之心也谈不上了。《抱孙》与《眼镜》则勾勒出了国人在二十世纪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之际，依旧盲目排斥科学的可悲情状。《新时代的旧悲剧》、《阳光》、《善人》、《牺牲》等，对某些伪善“道德家”和“学问家”，做了无情揭露。《柳屯的》浓缩了一个乡村女恶霸的发迹和败落史，女主人公不断变换两副道德面孔的伎俩，被作家勾画得入木三分。《大悲寺外》，以相

互比照的方式写出了伦理精神的对立和错位，故事里面出现的，一方是仁爱宽厚、勤谨敬业的黄学监，另一方是受人挑唆害死学监而后产生恐怖感，继而又以怨报德、坚持诅咒学监亡灵的怀小子丁庚，作品写道：“伟大与藐小的相触，结果总是伟大的失败，好似不如此不足以成其伟大。”是作者对社会道德下滑时期善良、美好精神随时遭到打击的深深叹息。《黑白李》中，也有两个处在文化对应位置上的形象，是一母所生、长相酷似的哥哥黑李和弟弟白李，二者都不是负面角色，“黑李要是‘古人’，白李是现代的”，哥哥处处恪守着“君子风”，后为救护弟弟慨然赴死，弟弟是个敢说敢为的青年，看不起哥哥的旧派作风，却又得益于哥哥掩护才保存了性命，继续从事“砸地狱门”的革命事业。写此作品时，老舍对革命者的理想和活动方式，尚缺乏准确感知，但是，作家对传统文化德行和新型文化精神的捕捉，却十分精到。老舍关切于每一项古国传统的式微及传统持有者的心理演变，《新韩穆烈德》和《老字号》是两篇表现中国传统手工业和商业经营方式面临灭顶灾难的作品，前者写出了在外国经济侵略和挤压之下，民族工商业凋蔽，旧有的纯朴习尚也随之失落；后者刻画了一场发生在民族商业内部竞争擂台上的恶战，固守诚信经营作风的“老手，老字号，老规矩”，经过几番较量，惨败在惟利是图、坑害顾客的“新派”商家脚下，显现了作者对道德判断和历史判断彼此悖反现象的思考。《断魂枪》，是老舍短篇小说中的扛鼎之作，作者以简约、深致的格调，摄录了武艺超群的国术大师沙子龙，在经历了声名显赫的前半生之后，毅然决然，让自己以及一身绝代武功淡出人世、淡出历史的感伤故事，造成这一悲剧的，是火枪火炮等新式武器已经完全占有了现代战争的胜负决定权，国术大师只能空怀“五虎断魂枪”绝技，因为“他的世界已被狂风吹了走”，他也就只能充当甘为传统美质文化殉道的末路英豪。

对穷苦市民命运的摹写，是老舍中短篇小说的又一个重要主题。老舍是出身于都市底层社会，一辈子始终牵念于贫寒阶层生存状况的作家，他熟知城市“苦人们”终年拼死挣扎的惨状，深感有义务为他们伸张道义，把他们对黑暗现实的控诉，用文学形式宣泄出来。《微神》是一个以爱情故事为依托反映苦难人生的短篇，一对男女青年怀有的真挚恋情，被迎头出现的贫困环境彻底毁灭了，纯洁的少女被侮辱、损害、戕杀，只是因为她的家境败落了，因为她穷。《柳家大院》里的小媳妇年仅十七岁，娘家穷，以一百块彩礼把她卖给了王家，王家“爷儿俩大概再有一年也还不清这笔亏空，所以老拿小媳妇出气”，她毫无错处，一天也要挨几顿打，只得以一死来逃脱苦难，她死了，娘家跟婆家新一轮的纠葛又开始了，双方都穷，都想从她的这条命里，多捞点，少亏点。中篇《月牙儿》，是以都市暗娼生涯为题材的文学名篇，女主人公年幼丧父，母亲无奈，走上了世间留给她的唯一出路：卖淫，自尊的女儿要自谋生计，以逃脱与母亲一样可怕的命运，但是，几年下来，她百般挣扎，还是毫无活路，终于饿到极点，求生本能叫她再也不必“为谁负着什么道德责任”，她也让自己的肉体“上了市”，此刻她痛彻地看到，在自己的世界里，“女人的职业是世袭的，是专门的！”“什么母女不母女，什么体面不体面，钱是无情的。”另一部中篇力作《我这一辈子》，表现了城市底层巡警的苦难，“我”，是一个读过书、学过手艺，而后因婚变才改了行的街头警察，一生坦诚、勤恳，受了许多冤枉、折磨，换回来的，是“收不住脚”地“走下坡路”，才五十岁，已走到了绝路，这才“明白过来，原来差事不是给本事预备着的。”城市贫民为了逃避厄运，愈奋愈陷、愈陷愈惨的生存规律，被表现得相当完整。

老舍认为，中短篇小说，“是后起的文艺，最需要技巧”<sup>⑦</sup>。所以，他在这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。《微神》使用了朦胧诗般的意境设置，写失恋男青年为了索求故去的心上人，导致一场梦境中的戚戚寻觅，梦境布满了顽艳、奇诡的气氛，既似自然景物又似心底折射影像的幻觉图画，交替隐现，叫读者得以体会人鬼两隔的无奈。《月牙儿》像一首回肠九转的叙事长诗，作者的笔追踪着女主人公的心理历程，借鉴诗歌艺术的多种手段，将柔美的抒情、哀婉的意境、洗练的语句、短峭的章节乃至出色的象征，齐熔一炉，使悲剧故事如泣如歌，催人泪下。《我这一辈子》则把白描手法，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，其中所有的言语，因出自于一位笑傲浊世的老年巡警之口，既不乏幽默，又处处被镀上一层冷色，让人充分体会复杂艰涩的人生幽微。《断魂枪》在构造作品时，巧妙运用了“时空余地”，故事小而小，所倚重的社会、历史和文化背景却异常丰厚，故能取得言简意赅、大气包举的效果。

1936年，老舍的写作生涯满了10个年头，夏天，他如愿以偿，辞去了教职，成为了一名“职业作家”。经过10年的摸索，他在文学思想和艺术造诣上成熟了。仿佛为了全面展示自己此刻积蓄的创作势能，他向世间奉献了长篇小说《骆驼祥子》。

请继续浏览：[1](#) [2](#)

文章来源：中国民族文学网

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，请自觉注明

“转引自[中国民族文学网](http://www.iel.org.cn) (<http://www.iel.org.cn>)”。

#### 专题 [民族视界](#) 的相关文章

- 我是草根学者
- 古籍整理，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建档
- 少数民族诗歌：“摆渡”于汉英之间

#### 作者 [关纪新](#) 的相关文章

- 破译老舍艺术的“黑匣子”——评关纪新《老
- [关纪新]七律一首 声援汶川地震救灾
- 清代中期的文言小说家和邦额

- 傣族园：傣族竹楼保护之争
- [影评]乘着歌声的翅膀

- 传神文笔足千秋
- 满族文学辞条

中国民族文学网



ᠴᠤᠷᠭ᠎ᠠ ᠮᠢᠨᠵᠢᠴᠤᠰ ᠪᠦᠨᠵᠢᠵᠢᠨ ᠮᠤᠭᠦᠩᠭᠡ

جوڭگو مىلله نلەر ئەدەبىياتى تورى

Curggoz Minzcuz Vwnzyoz Muengx